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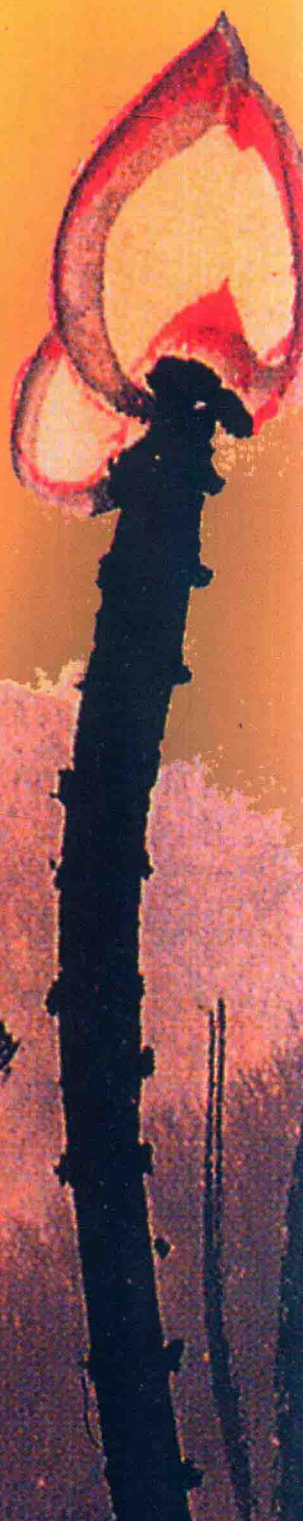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文研究 古典學

三編 第5冊

太康英彥 ——三張詩文研究

張嘉珊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5冊

太 康 英 彥
——三張詩文研究

張 嘉 珊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太康英彥——三張詩文研究／張嘉珊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 100〕

目 2+17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編：第 5 冊）

ISBN：978-986-254-547-8（精裝）

1.（晉）張華 2.（晉）張載 3.（晉）張協 4.學術思想

5.中國文學

820.8

100014997

ISBN-978-986-254-547-8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 編 第 五 冊

ISBN：978-986-254-547-8

太康英彥

——三張詩文研究

作 者 張嘉珊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太康英彥
——三張詩文研究

張嘉珊 著

作者簡介

張嘉珊，1979年生，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學士、國立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生。2007年起曾任世新大學中文系、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通識中心國文教學組兼任講師，教授大一國文、敘事文學選讀等課程。主要研究領域為六朝文學，近年亦多關懷家族、區域、物質文明等文化研究論題。曾參與合著《臺灣人文采風錄》及《文言文典源詞典》二書，並發表數篇六朝及古典文學專題論文。本書係增改自其完成於2006年之碩士論文《太康英彥——三張詩文研究》。

提 要

本論文以西晉太康時期之「三張」——張華、張載與張協及其詩文為討論之範疇。

文學創作會受時代風尚、個人才氣學習與生平際遇而有所影響，三張都是素族出身，但由於其所處時代有所先後，因而其際遇有得以主導文壇與壯志難伸的分別，其詩文中也透顯出這樣的特殊情感。

本論文研究詩人之詩歌與文章，主要分別依其「內容題材」與「藝術特色」為析論重點進行開展。張華處於魏末晉初的時代，對於轉變建安、正始詩風而型塑西晉詩壇「重情縟采」的創作風格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實於西晉文風有主導的地位，其「求新尚麗」、「尚清省」與「先情後辭」的文學觀，對太康詩人有著重大的影響；張載作品較少，史書記載其「才通經史」，曾著《晉書》，其尤善擬古作品，如〈七哀詩〉與〈擬四愁詩〉等，本文中亦將其詩與原詩及歷代擬詩作了比較，以襯顯其創作風格。一般說來，張載詩文與太康眾作稍有不同，大體呈現「質實凝重」的藝術特色，也具體展現太康文壇另一獨有風貌。張協所處時期是西晉詩文的成熟期，《詩品》將其詩歌列為上品，標舉其詩文擅於「巧構形似之言」，其創作注重「情景交融」、「音韻儷對」與「運用典故」等技巧，體物細膩入微而能臻至「神似」的境界，可說是西晉文壇的藝術高峰，對於後代詩文創作技巧影響極為深遠。

末章以「三張之比較及其價值影響」作為全文之收束。此章以三張之「生平經歷」與「詩文創作」作為三人比較之重心，在生平經歷方面，以三人之「出身及性格」、「際遇與交遊」作為論述之要；在詩文創作方面，以「文學觀念之新變與發展」、「詩文創作類型之異同」、「綺麗工巧風格之展現」與「詩文哲思與人生實踐」四方面為主軸，以較為全面的觀點概觀析論三人生平與詩文之異同，冀以體現三張獨到之特色。「價值與影響」一節則彰顯三張詩文在時代中的特殊價值，及其對後世產生的深遠影響。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三張」義界及其生平仕歷	2
第三節 取材與研究方法	9
第二章 張華詩歌析論	11
第一節 張華詩歌之主題內容	11
第二節 張華詩歌之藝術特色	27
第三節 張華文章之題材內容	47
第四節 張華文章之藝術特色	60
第三章 張載詩文析論	69
第一節 張載詩歌之題材內容	69
第二節 張載詩歌之藝術特色	78
第三節 張載文章之題材內容	84
第四節 張載文章之藝術特色	90
第四章 張協詩文析論	97
第一節 張協詩歌之題材內容	97
第二節 張協詩歌之藝術特色	102
第三節 張協文章之題材內容	114
第四節 張協文章之藝術特色	127
第五章 三張詩文綜論	139
第一節 三張生平經歷之比較	139
第二節 三張詩文創作之比較	143
第三節 結語—價值與影響	149
參考文獻	161
附 錄	169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西晉是三國以降、隋代以前的四百年間，唯一統一的王朝，自晉武帝太康元年（西元 280 年）平吳後，天下統一，政治承平，經濟繁榮，人民安居。值此盛世，文學也開始蓬勃發展，不但詩人特多，各種新興文體與作品亦風起雲湧地展現，此時文壇英彥的創作，不但帶動了文風的嬗變、藝術手法的精緻化，且樹立眾多迭宕多姿的寫作範式。

鍾嶸於《詩品·序》論兩晉文學的發展云：

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註 1〕

這段話言簡意賅地介紹了兩晉主要作家，也將太康文學勃然復興的盛況提點出來，太康時期乃是「文章中興」的重要階段。

〔註 1〕 引自鍾嶸著、陳延傑注：《詩品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95 年 4 月），頁 3~4。

初次接觸太康文學，是大二時修習尤雅姿老師所講授的《文心雕龍》課程，老師在課堂上讓我們挑選作家作品論的對象，也許是本然質性相應的緣故，我直覺地揀選了最爲貼近心靈的〈哀弔〉一類文體作爲研究的範疇，〈哀弔〉是在面臨喪失至親之際，脆弱心靈藉由自我的囁語，以片刻凝止的真誠懷想，發抒展現傷慟的情感。尤其在其中，我初識了「情洞悲苦」的潘岳，〔註2〕基於對他的好奇心理，並有感於其喪妻失女痛楚人生的傷感，便著手研究其哀祭文學，最後完成自己人生的第一篇論文：〈悼祭文學中的生命悲歌——以潘岳爲中心〉，〔註3〕也正式踏入了學術研究的領域。在從事潘岳詩文的研究之際，除了爲其真摯情懷而深爲撼動，更鍾情於其間精緻雋秀的文字，因而在多年以後，仍然未能忘情於太康時期「情」「采」兼備的美文，是故將碩士論文研究範疇量定於此。至於作家作品的對焦，則是以「三張」作品爲主，除了因緣於「三張」實居於太康文風轉變與型塑的關鍵地位之外，益以淹雅學人已將「二陸」、「兩潘」、「一左」之詩文作較爲完整的析解，因而期冀能以此《太康英彥——三張詩文研究》，稍微彌補目前對於太康文學研究的缺漏。

第二節 「三張」義界及其生平仕歷

一、「三張」之義界

歷來學界對於「三張」的意旨有不同詮說，一是以爲「三張」乃指「張載」、「張協」、「張亢」兄弟三人之並稱，此說以劉勰《文心雕龍》爲首，輔以《晉書》記載「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註4〕試看劉勰之論：

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沖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傳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註5〕

〔註2〕語見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哀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0月），頁240。

〔註3〕是文發表於《第十八屆中興湖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2001年3月），頁243～258。

〔註4〕見《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五十五張亢傳，頁1524。

〔註5〕語見《文心·時序》，頁674。

劉勰於此將張華別於「三張」之外，特論其「搖筆而散珠」，而後方提及「三張」，可見此處所云「三張」是為張載、張協、張亢兄弟三人。

又有一說認為「三張」乃為「張華」、「張載」與「張協」之並稱，此說法是以《詩品》為最早，在《詩品》中，並沒有選錄張亢的詩，而將張協列於上品、張華列於中品、張載列於下品，因此，《詩品·序》中所提「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的「三張」，應是《詩品》內文中所品評之「三張」，即張載、張協與張華這三人，而不應該包括張亢。執此見者有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鄭孟彤《中國詩歌發展史略》、北京大學所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林庚與馮沅君主編《中國歷代詩歌選》、顧實《中國文學史大綱》與葉嘉瑩〈太康詩歌講錄〉等，〔註6〕俱以為「三張」指的是張華、張載與張協，其共同的理由是認為張亢之創作成就不及二兄，更無法與張華相比。〔註7〕

細察張亢詩文已於北宋時亡佚殆盡，僅存遼欽立所輯失題詩共四句一首，〔註8〕無從得知其具體風格。又張華身為太康文壇之盟主，其詩歌、文、賦等均有可觀之處，據筆者之搜索，目前學界似無研究之專著問世，故捨張亢而就張華，將此論文之「三張」定界為「張華」、「張載」與「張協」，期冀能在爬梳三張詩文，探究其個人之風格特色之際，亦能展現太康文壇詩文風格的源流與風貌。

二、三張之生平及仕歷

（一）張華之生平及仕歷

在西晉歷史上，不論政界或文壇，張華無疑是一位重要人物。張華的人生經歷約莫可分為西晉代魏以前、晉武帝時期與惠帝時期三階段。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今河北省固安縣）人。生於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西元232年），其父張平雖曾官魏漁陽太守，但名不見經傳。據《晉書》本傳記載：「（張）華少孤貧，自牧羊。」儘管如此，張華受到同鄉之人的大

〔註6〕 參見葉嘉瑩：〈太康詩歌講錄〉，《國文天地》14卷4期，1998年9月，頁66。是文亦收錄於氏著《漢魏六朝詩講錄》一書中。

〔註7〕 《晉書》卷五十五張亢傳云：「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頁1524。

〔註8〕 見遼欽立所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5月）頁854。張亢此失題詩所存詩句為：「昔我好墳典，下帷慕董氏。吟詠仿餘風，染軸舒素紙。」

力提攜，史載：「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而後司馬氏代魏，其仕歷如史所述：「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眞。」〔註9〕歷任太常博士、河南尹丞、著作郎、長史、中書郎等職。

在武帝朝，張華的仕歷大抵以「平吳」之事作爲分界的標誌：從入晉至平吳，張華之名望與日遽增，曾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由於張華博學強記，〔註10〕武帝初年便與傅玄、成公綏同受命制禮作樂，作有〈王公上壽酒會舉樂歌詩表〉、〈四廂樂歌〉十六首及〈冬至初歲小會歌〉、〈宴會歌〉、〈命將出征歌〉、〈勞還師歌〉、〈中宮所歌〉與〈宗親會歌〉等。泰始七年（西元271年），張華拜中書令，與荀勗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泰始九年（西元273年），張華加散騎常侍，作〈正德舞歌〉及〈大豫舞歌〉。咸寧五年（西元279年），張華與晉武帝、羊祜、杜預等人，力排賈充一派之阻撓，密謀平吳之議，是年張華獲任命爲度支尚書。咸寧六年（西元280年）平吳之役大勝，中國六十年之分裂局面復歸一統，是年改元太康，張華封廣武縣侯，封邑萬戶。

平吳後，「（張）華名重一世，眾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註11〕齊王司馬攸爲司馬炎之弟，非炎之子，因之武帝對於張華的回覆，自然有所齟齬。張華任幽州在太康三年（西元282年）到太康六年（西元285年），復征爲太常，然二年後，「（華）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武）帝之世，以列侯朝見」，〔註12〕未能再受重用。

惠帝立，以張華爲太子少傅。不久，謀誅楚王瑋，〔註13〕「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

〔註9〕以上俱見《晉書》本傳，頁1068、1070。

〔註10〕《晉書》本傳記載：「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頁1070。

〔註11〕事見《晉書》本傳，頁1070。

〔註12〕引自《晉書》本傳，頁1071。

〔註13〕事見《晉書》本傳，頁1072。

賈謐與（賈）后共謀，以（張）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爲眾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閹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及（司馬）倫、（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註 14〕此段本傳之記載，詳列張華於惠帝朝之仕歷，與其所被害之因緣，其寧死不從司馬倫、孫秀等之氣節凜然可見。

張華學問淵博，尤其對天文地理、歷史政治、大千世界與人生百態的廣泛認識，令人折服。他的《博物誌》詳載歷代四方奇物異事，〔註 15〕史料上亦有相關記載：「惠帝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註 16〕凡此種種事例，除了博學強識之外，張華還給人一種神通廣大的印象，這也說明了張華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傳奇地位。

（二）張載之生平及仕歷

張載字孟陽。他的籍貫眾說紛紜，《文選》卷二十三〈七哀詩〉注引臧榮緒《晉書》作「武邑」（今河北省武邑縣），〔註 17〕唐修《晉書》作「安平」（今

〔註 14〕詳見《晉書》本傳，頁 1072～1074。

〔註 15〕《博物誌》原有四百卷，武帝曾令其刪繁取要，《隋書·經籍志》所載十卷本，流傳至今已殘闕不全，且有錯落狀況。然於殘卷中，亦可窺見其精妙之處，如〈異人〉篇載：「南海有鮫人，水居如魚，不費織績，其眠能泣珠。」見范寧：《博物誌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 24。

〔註 16〕以上可參見《晉書》本傳，頁 1074～1076。此類事例又如：「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均能表現出張華之博學識見。

〔註 17〕《六臣註文選》李善注〈七哀詩〉云：「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頁 411。

河北省安平縣)，〔註 18〕清代嚴可均《全晉文》所編張載小傳作「安平灌津」。
〔註 19〕又《太平寰宇記》卷六十三云：「冀州信都縣三張宅。晉文士張協兄弟三人，喜屬文，皆郡人也。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註 20〕信都縣始置於西漢，治今河北省冀縣。據《晉書·地理志》所載可知，西晉時安平爲冀州郡國之一，信都、武邑等皆其下屬之縣。〔註 21〕佐以《太平寰宇記》所記查考上述三說，「三張」籍貫當爲信都，〔註 22〕今人或採「武邑」說，或採「觀津」說，或徑稱「安平」等，均是爲確說。

張載確切生卒年皆不可考，唐修《晉書》云：「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爲名流所挹，亦當代文宗矣。景陽摘光王府，棣萼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核遺文，非徒語也。」〔註 23〕以此而言，張載於太康時期已經譽滿文壇。要完整論述張載的仕宦經歷是一件困難的事，尤其是太康及其以前的這段時期，唐修《晉書》張載本傳篇幅雖然不算短，但抽去其所引張載〈劍閣銘〉與〈權論〉兩篇文章，所剩傳記文字已寥寥無幾。

張載初入仕途，亦得力於傅玄之延譽。據《晉書》本傳：「載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嘆，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著作郎。」〔註 24〕本傳又云：「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註 25〕其出補肥鄉（今河北省肥鄉縣）令，或許與傅玄咸寧四年被免官司隸校尉有關；復爲著作郎，可能是在益州刺史張敏「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

〔註 18〕《晉書》卷五十五張載本傳：「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頁 1516。

〔註 19〕西晉無「灌津」之稱，至北魏乃以觀津縣改名。「觀津縣」始置於西漢，治今河北省武邑縣東南。

〔註 20〕轉引自遼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801。

〔註 21〕詳可參《晉書·地理》，頁 423。

〔註 22〕此處「三張」乃指張載、張協與張元三兄弟。

〔註 23〕參見《晉書》卷五十五夏侯湛、潘岳、張載等傳論。

〔註 24〕傅玄任司隸校尉的時間在咸寧元年（西元 275 年）六月至咸寧四年（西元 278 年）六月，張載受知於傅玄，從而起家著作郎，當在此段時間之內。又此事干寶《晉紀》云：「太僕傅玄見賦嘆息。」察傅玄任太僕在泰始五年（西元 269 年），後遷司隸校尉。相關紀年考證，可詳參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與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7 月），頁 164～165。

〔註 25〕陸侃如先生以張載「出補肥鄉令」「假定在拜著作後五年左右」，故繫之於太康元年；又以「復爲著作郎」「假定在轉舍人前一二年」，故繫於太康九年。

之時。本傳復曰：「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註26〕其轉太子中舍人約是在晉惠帝永熙元年（西元290年）。是年八月，廣陵王受立為太子，張華為太子少傅，潘岳為太子舍人。次年三月改元元康，張載作有〈元康頌〉，可知當時其仍官於洛陽。但是，何時遷職樂安（治今山東省鄒平縣東北）相，又何時遷職弘農（治今河南省靈寶縣東北）太守，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由此可以推想，賈后亂政期間，張載幸得遠離京都洛陽，而得免受波及。張載此番離開洛陽後，在地方任官職約經歷十年的時間。《晉書》本傳謂：「長沙王乂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註27〕太安元年（西元302年），十二月丁卯日（二十二日），長沙王司馬乂殺齊王司馬冏，為太尉。則張載被長沙王乂請為記室督，當在其後。拜中書侍郎，依陸侃如先生說法，事當在永興元年（西元304年）正月二十七日長沙王敗後。

張載前後三為著作郎，第一次在咸寧年間，第二次在太康年間，第三次領著作郎的確切時間雖然不詳，但知其主要任務是編纂《晉書》。〔註28〕據《晉書》華嶠傳記載：「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並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註29〕陸侃如繫此年於光熙元年（西元306年），曰：「載復領著作不知在何時，假定在拜侍郎後一二年。」〔註30〕

張載大約卒於「稱疾告歸」後不久。《晉書》本傳云：「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註31〕張載的歸隱，是洞悉時局已亂的明慧之策，與同時張華、裴頠、潘岳、歐陽建、陸機、陸雲等不知及時抽身遠引，終至被殺的結局相較，張載、張協等少數文士，是顯得更為明智冷靜的。這「明哲保身」、思進取而能適變的智慧，藉由細察張載一生行跡可以略而得之：於太康群才中，張載才學之富自是飲譽文壇的，傅玄、張敏皆曾嗟嘆延譽，史書中亦稱其「性閑雅，博學有文章」，〔註32〕可知其為才思兼美之士。張載儘管飲譽文壇，但在交友方面卻十分謹慎，自史傳材料與其詩賦贈答情況考察，他交往的對象除了傅玄外，還有傅咸、虞顯度、鍾參軍、棗

〔註26〕以上分見《晉書》，頁1517、1518。

〔註27〕語見《晉書》，頁1518。

〔註28〕王隱《晉書》曰：「載才不經史，能作《晉書》。」依唐修《晉書》，「不」當作「通」。

〔註29〕參見《晉書》，頁1265。

〔註30〕詳見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頁818。

〔註31〕語見《晉書》，頁1518。

〔註32〕語見《晉書》，頁1516。

子琰、左思及張敏。雖然張載可能於惠帝永熙元年（西元 290 年）至元康初年（西元 291~299 年）與張華、潘岳等同於東宮任職，卻不見他們互動的相關記錄。張載亦不從諂事賈謐之流，參預二十四友之列，由以上羅列的人物看來，張載所交往的對象中，沒有玄學人物、名士甚至權貴，這或許也是最終張載得以自司馬氏之亂中順遂退隱、以得全身的重要原因。

（三）張協之生平及仕歷

張協人生道路的過程與其兄張載近似，皆為先出仕而後退隱的模式。《晉書》張協傳記載：「協字景陽，少有俊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補華陽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轉河間內使。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世以為工。永嘉初，復征為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註 33〕張協初仕之職為公府掾，〔註 34〕陸侃如先生假定云：「以（張）載生年推之，協當生於二五五年左右。辟公府不知在何時，假定在轉秘書郎前一二年，協年在二十五至三十間。」〔註 35〕也就是將張協辟公府假定於太康四年（西元 283 年），比假定張載咸寧元年（西元 275 年）出仕晚了七八年。張協被辟為公府掾，當因「少有俊才」之名，並「與（張）載齊名」，可能其入仕時間早於太康四年。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謂張協：「約於武帝咸寧中辟公府掾」，這個推測顯然較合情理。但何時轉為秘書郎，至於補華陽令，這段仕歷仍無可考，只得停留在假定的階段。〔註 36〕

關於遷「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陸侃如以為：「西晉為征北大將軍者，為衛瓘一人，在泰始末。時兄載尚未出仕，而協在為從事前已歷任三職，可證協非瓘從事。其後征北者，有楊濟與和郁，惟無『大』字。郁在永嘉初，顯然太晚。楊濟在太康十年與永熙元年，時間似正合，協當是濟之從事中郎。」〔註 37〕究陸先生：「西晉為征北大將軍者，為衛瓘一人，在泰始末」的論述，或許不確，衛瓘在泰始七年（西元 271 年）八月，以征東大將軍為征北大將

〔註 33〕詳見《晉書》，頁 1518、1519、1524。

〔註 34〕公府指的是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公之官署，屬於中央一級之機構，掾乃佐助之職。

〔註 35〕詳見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頁 708。

〔註 36〕陸侃如將張協轉秘書郎之年「假定在補華陽令前一二年」，即太康六年（西元 285 年）。至於補華陽令的時間，其「假定在遷征北從事中郎的前一二年」，及假定在太康八年（西元 287 年）。詳可見氏著《中古文學繫年》，頁 713、719。

〔註 37〕詳見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頁 728。

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直到咸寧四年（西元 278 年）冬十月，以征北大將軍爲尚書令，衛瓘爲征北大將軍長達七、八年時間。然考察史實，西晉爲征北大將軍者，除衛瓘外，尚有司馬穎。據《晉書·成都王穎傳》，永寧元年（西元 301 年）正月，趙王司馬倫竄奪帝位。三月，成都王穎在征北大將軍任，不久與齊王司馬冏等共誅司馬倫。六月，以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河間王爲太尉。唐修《晉書》史臣曰：「景陽摘光王府，隸萼相輝」，〔註 38〕既曰「摘光王府」，則張協爲從事中郎當在司馬氏王府中無疑。綜上所述，張協以任司馬穎之從事中郎的可能性較高，因此，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謂張協於「惠帝永寧元年（西元 301 年）或稍後，入征北大將軍司馬穎府爲從事中郎」之說較爲合理。〔註 39〕

關於張協遷中書侍郎的時間，陸侃如雖有所推定，〔註 40〕然基於其任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之年推斷或有訛誤，因之不可信從。至於「復征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等事，據《晉書》本傳謂在懷帝永嘉初年（西元 307～313 年），此爲張協生平行跡唯一有明白史據者。

《晉書》本傳云：「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此段記載，吾人可由其詩文創作〈雜詩〉十首與〈七命〉中尋得象徵性的直接印證。張協似儒似道，以世事的變化作爲調適自我心態與行事的客觀依據，他與張載一樣，秉持與時推移、隨世俯仰的人生態度，而得以在亂世中轉向養真守道的自在生活。

第三節 取材與研究方法

關於研究材料方面，筆者重視的部分有三：第一部分是三張詩文的一手資料，此部分是以逯欽立所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與嚴可均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爲底本，兼採後人所錄三張別集、蕭統等編《文選》與陳元龍《歷代賦彙》等爲輔本；〔註 41〕其次是兩岸三地文、史學者相關研究之眾多二手資料；再者爲魏晉相關史料、文獻與著述。以下將對於研究材料的使用與書寫策略作一簡單的說明。

〔註 38〕語見《晉書》，頁 1525。

〔註 39〕詳可參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頁 165～166。

〔註 40〕可參見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頁 735、757。

〔註 41〕三張別集如明代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所錄《張茂先集》與《張孟陽景陽集》等。

本文以「三張詩文」為研究範疇，因而全文重心以「三張」詩文文本之研究為主，並輔以史料、文獻的記錄以作為查考之資。詩歌部分，以遂欽立所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為主要文本；文章部分則以嚴可均集校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為底本，兼採陳元龍《歷代賦彙》與《六臣註文選》等所錄詩文，以補全嚴本之不足，以收防漏補闕之效。^{〔註 42〕}史傳文獻之材料，則以唐修本《晉書》為主，輔以王隱《晉書》與臧榮緒《晉書》以為參照；詩文作品與詩人生平繫年，主要參考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及曹道衡、沈玉成《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益以廖蔚卿之〈張華年譜〉，作為稽察之憑藉，與記錄之補充。

在文本析解方面，除詩文內容意涵之探察外，並檢視題材之運用，更詳細兼論詩文中所展現之思想內涵，與其所含藏之藝術技巧與寫作特色，以期得窺三張之思想特色，與其詩文創作之全豹。在筆者閱讀的研究材料中，文獻史料是構成歷史背景的重要來源，因此應儘量涉獵；至於三張作品中，潛藏作者的思想，與其生平經歷有著重大的關係，因之亦不可不細察史料以資印證，不過筆者並未大幅交代魏晉與太康時期的歷史，而是將這些著作當作理解三張詩文的背景資料，冀望不因專注於詩文文本的研究，而忽略外圍問題的探究，因而造成作品的嚴重誤讀。

關於前人（文、史學者）之相關研究亦儘量參考與應用，此部分涵蓋層面很廣，實難一一羅列，然可大別為太康文學與魏晉文學、詩文評論與文學理論、文類與文體學等。在處理文獻與相關研究成果的時候，可以常發現即使學者們運用相同史料，卻常得出不同的論述與結果，其中主要是源於學者們使用史料文獻之疏密度有異，或切入面向及既有的觀點不同之故，因之在使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時，亦需謹慎思考與悉心揀擇。

最後，衷心慶幸且倍感幸福自己能踏在前人的臂膀上遠望，期冀此獻曝之作，能有毫釐之參考價值。自揆才性惟魯、智識譾漏，文中必有諸多疏漏之處，還望淹雅君子不吝提點，幸有以教之。

〔註 42〕如張載「賦注」類作品，如〈吳都賦注〉、〈魏都賦注〉與〈魯靈光殿賦注〉等，嚴本皆為闕漏無所輯錄，而為李善注錄於《文選》中，如是將二者兩相對照，可收防漏補闕之效。

第二章 張華詩歌析論

第一節 張華詩歌之主題內容

據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所載，張華現存詩作有三十二題，共七十一首，〔註1〕試將其題材內容加以分類統計，以敘寫情志為主題者，有二十六首，佔詩作中 37%；寫景詠物兼詠懷者，有十六首，佔 23%；以贈答述情為主題者，其中又可分為與友酬答與感婚幽情二類，共有十首，佔 14%；以針砭世風為主題書寫者，有三首，佔 4%；此外，屬應詔而製的宮廷樂歌共有十六首，佔詩作中的 23%。由此可見，張華詩歌的題材內容頗為紛彩多呈，其中以抒情言志為主題的作品數量較多，而此類作品依其內容又可細分為抒發奮進用世與恬退幽隱兩種情志。以下依張華的詩歌作品，約略可大別為抒情言志、山水景物、贈答述情、警示戒世與應詔製作五方面，依序論述其內涵，以顯其詩歌風貌之梗概。

一、展志入世，心繫山林

這一類型的詩歌，主旨在於書寫內心的志向，抒發詩人心中最隱微的觸動。此類詩歌在張華作品中佔了很大的份量，在其中詩人或有意識、或無意間透顯了對自我的企望，或表抒積極奮進的激昂鬥志，或期冀遁世養真的幽隱情懷。遑論最終詩人是否真正退隱，然而它最真切地記錄了詩人曾經進退

〔註1〕此數包含數首形式較為完整之無題詩，與逯本晉詩卷十之燕射歌辭、鼓吹曲辭、舞曲歌辭，及卷十八之雜歌謠辭，然不計無題且少於四句、闕漏不全之詩。